

八月的草原

快乐

草原最美的季节,在我看来就是八月。因为八月的草原水草丰美,八月的草原牛羊肥美,八月的草原儿女生活甜美。这次来到子科滩草原,正值草原儿女举办一年一度的“赛宗旅游文化节”活动。

辽阔的子科滩草原如铺展的绿毯,一路向远方蔓延,最终与神秘的赛宗山温柔相拥。五颜六色的野花静静绽放,抬眼或是低头时总能撞见,肥硕的鼠兔与早獭在草丛里安然地嬉戏觅食。

各族群众身着色彩鲜亮的民族盛装,头饰和衣服上的银饰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耳饰及腰间的银铃,随着脚步轻晃发出清脆好听的“叮咚”声,这声响混着人群的欢声笑语,在草原上轻轻漾开,整个草原显得璀璨而又生机盎然。

草原的天气总像个任性的孩子,方才还是晴空万里,阳光铺满草地。不过片刻工夫,风就卷着乌云压了过来,巨大的雨珠毫无征兆地砸落下来。我们赶紧跑向附近的牛毛帐篷,钻了进去,顷刻间风雨被厚实的牛毛布挡在了外面。帐篷里坐着一家四口人,男主人正往火炉里添羊粪,年轻的女孩在一旁收拾着杂物,女主人挨着火炉边席地而坐,照顾着婴儿车里的

小男孩。主人们带着草原上特有的热忱,朝我们点头表示接纳。火炉里的羊粪燃得正旺,橘红的火苗一跳一跳。我们几个挨着火炉的另一边顺势在地上铺开的垫子上席地坐下,空气里飘着羊粪与牛粪燃烧后特有的烟火味——这是草原上独有的踏实与暖意。这股暖意顺着裤脚漫上来,把刚才淋雨的寒气悄悄融化了。

帐篷外的雨声越来越大,哗啦啦地砸在牛毛帐篷上,男主人顺手端起火炉旁的脸盆,抓起一把羊粪,向燃得正旺的炉子添了进去。干燥的羊粪落入火苗中,发出“噼啪”的轻响,并蹦出几粒火星。顺着那一闪而过的光亮望去——整个帐篷有着独特的轮廓,帐顶微微隆起如脊背,四边倾斜垂落接地。撑起帐顶的木杆很像骨架,稳稳地托着厚实的牛毛布,布面带着自然的纹理。中央的天窗嵌得严丝合缝,那些固定帐篷的绳索与木樑没有花哨的修饰,却在每一处紧绷的弧度里透着沉稳的力量,静静地彰显着自然与手工艺相融的坚韧。年轻女孩提着擦得发亮的铜茶壶,来到我们身边。她微微倾身,琥珀色的奶茶便顺着壶嘴“咕嘟、咕嘟”地流进碗里。淡淡的奶香和茶香钻进鼻孔,顿时连空气都变得甜了,我喝下一口滚烫

的奶茶,品味久久。

忽然“沙沙”的脚步声和嘈杂的说话声传入帐篷内。男主人起身轻轻撩起帐篷的一角,向外看去,不知雨何时已经停了,一股裹着雨后草香的风,悄然溜进帐篷。我们站起身,向主人点头示意,把所有的感谢都藏在这浅浅的动作里,随即掀起帐篷的布帘走了出来。就在布帘落下的瞬间,我回头往帐篷里望了一眼,主人他们也正望着我们,嘴角翘着,露出白白的牙齿,目光里流露着不舍。

乌云已向天边褪去,一道彩虹斜斜地架在草原尽头,赤橙黄绿青蓝紫在阳光下格外鲜亮。空气里飘着泥土与青草混合的清润气息,深深地吸上一口,满身的倦意立刻都散了。

穿着亮丽的各族群众已经热热闹闹地聚到了一处:赛马场边旌旗猎猎,骑手们已然各就各位。他们勒紧缰绳,靴尖抵着马镫,身姿挺拔。一声号子划破天际,十几匹骏马顿时如离弦之箭,鬃毛在风里炸开,马蹄踏得地面咚咚作响。溅起的泥水混着草屑,在身后拉出一道朦胧的雾。骑手们俯着身子,一手攥紧缰绳,一手扬着马鞭,喉间发出雄浑的呼喊声,和着马蹄声成了这片草原最激昂的鼓点。忽然一阵欢呼声响起,我循声望去,原来选马比赛即将开始。走近一看,每匹马都打扮得亮眼夺目,头顶的彩饰,和身上的鞍具装束各有特色。这些鲜艳的色彩瞬间点亮了这片草地。马主人牵着自家的马,缰绳攥得紧实,人马一同在等待开赛的号角。

各赛场边挤满了各族群众,大家摩肩接踵地站着。有人扯着嗓子为自己心仪的马儿助威;有的三五成群地高声谈论;有的则是静静地等待观看精彩赛事;还有几个人坐在地上比划着猜哪匹马能夺魁。呐喊声、欢笑声、谈论声、马嘶声、商贩的叫卖声,各种声音交织成一片,到处都洋溢着热腾腾的草原烟火气。

转眼间,天就黑了下来。白日里的马蹄声、呐喊声还没有褪去。草原的星空下,一场热热闹闹的锅庄篝火晚会再次拉开帷幕。跳动的火苗,噼里啪啦作响,火星子簇簇地往天上飞,刹那间,草原的夜色被点燃了。欢快的锅庄舞曲一响,人们便自发地聚成圆圈,舞动了起来。满场的喧嚣与欢腾,惹得我心发烫,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我快步冲进攒动的人群,跟大家一起踩着鼓点,抬脚、转身、甩动着胳膊……火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叠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只觉得整个人都融进了这片草原的欢腾里。我不知道跳了多久,直到脚蹀微微发沉,困意随着晚风一起袭来,忽然就不想再动了——我也该回去了。

往停车场去的路上,我又遇见了那顶白天躲雨的牛毛帐篷。橘黄的灯光从帐篷底部的缝隙里钻出来,在草原深沉的夜色里漾开几缕温柔的光,这便是我眼里草原八月最动人的风景。我刻意停下脚步回头望,仿佛能看透那层牛毛帆布,看见帐内火炉上的奶茶壶正翻涌着热气,那热气——正是草原人家欣欣向荣的生活模样。

初见小寒

杨婷

元旦的余温尚未散尽,小寒便踏着清寒如约而至,成了2026年最先赴约的节气。俗话说,“大寒小寒,冻成一团”,小寒以来,便将冬日最深沉的寒冷铺展开来,万物蛰伏,天地间只剩下一片安然和寂静。人们裹紧了厚重的衣襟,将仅有的温暖拢在怀襟间,可那点暖意终究抵不过寒意的侵袭,刚从衣料的缝隙里漏出些许,便被冷风掠走,转瞬变凉了,只留一身清寒,镌刻着小寒独有的印记。

寒风乍起,寒意漫卷长街,而街旁风物依旧,草木、房屋、菜农,晨练的老人,赶路人,依旧是熟悉的模样。

公园中的花草树木被覆上了一层薄霜,清冽又朦胧。园丁悉心修剪了冗杂枝丫,只留得短小的枝干,为它们裹上防护毯,围好保暖的草绳,让它们在霜雪的静默里攒着气力,春来破土抽芽;那些错落的行政大楼和居民房静静伫立,青砖黛瓦也好,钢筋水泥也罢,依旧安静挺拔,藏着岁月沉淀的安稳;小道旁早早等候的卖菜人,破旧的三轮车里,满满当当堆着带着晨露的新鲜蔬菜,一捆捆,一把把码得整整齐齐,还带着未散的泥土气。风簌簌地吹,吹乱了他们的发丝,口罩遮住了面容,却能清晰看见半指手套间露出的手指,冻得红透,带着深深浅浅的纹路;健硕的老人们沐浴着晨曦结伴闲谈,慢悠悠地踱着步子,把时光走得从容而悠长;上班徒步的行人步履匆匆,眉眼间带着赶路的急切,偶尔迎面遇上相熟之人,只轻轻摆一摆手,便算作打过照面,随即又快步向前,奔赴各自的远方。

上班路经一桥,左右双桥相伴,三桥并峙,稳稳架于黄河之畔。抬眼远望,河面半封半流,冰碴子凝住半隅静水,余下清波悠悠漫淌;水中顽石被寒冰冻锁,寂然静卧,不得半分挪动。寒风横穿过空旷的桥面,无遮无拦,顺着指缝钻进衣袖,吹得肉皮生疼,风裹挟着衣摆,似有人在后拖拽,只得狠着劲,攒足了力气,奋力往前走。一过那桥,便到了办公的地方,推门而入,暖意扑面而来,身上裹挟的一缕寒风也随之钻了进去。阳面的办公室最是惬意,暖阳烘得满室温热,阴面的屋子却大不相同,虽然靠着暖气,寒风仍顺着窗缝直往人骨头缝里钻,靠窗坐得片刻,胳膊便有些冰凉。将手贴在暖气片上,方能触到那点烫人的暖意,无奈只得拉上窗帘,半掩房门,才算添了几分暖意。窗台上的花草,因节假日无人照料,早已被寒气冻得失了模样,蔫蔫地耷拉着枝叶,沉沉地低着脑袋;唯有几株皮实的冬青,还在倔强地挺立着,在寒日里默默坚守,期待着每一次的日出、日落。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小寒不寒,待这一季寒峭走过,便是春暖花开,漫漫暖意。人生亦是如此,那些难挨的苦与难终会落幕,只要向着阳光笃定前行,心中期许的美好,定会准时赴约,温柔绽放。

是谁打翻了天边的胭脂

把你染成了
这欲言又止的模样
暮色像一张巨大的网
正在收紧
而你是唯一的漏网的鱼
在青灰与暗红之间
游离,流浪
白昼的最后一点体温
吸附在你柔软的腹部
你载着未完的梦
缓缓向西滑行
风停了
你便成了夜的注脚
路灯还没醒
星星在眨眼的间隙
看见你把自己
悄悄融化进那无边的墨色里

我与小寒,共温一碗乡愁
风吹得更紧了一些
日历翻到了最冷的一页
小寒如约而至
带着一身北方的凛冽
轻轻叩响了我异乡的窗棂
此刻夜色已深
万籁俱寂
只剩下窗外枯枝的颤栗
我点燃炉火
架起一只旧锅
投下几把陈年的思念
和清水的沸腾
慢慢熬煮这一碗乡愁
滚烫,辛辣,又有些微甜
升腾的热气里
渐渐浮现出老屋的炊烟
和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的背影
小寒坐在我的对面
不言不语
它用寒冷的指尖
触碰着碗壁
试探着那碗汤的温度
我不避讳它的到来
甚至有些感激它的陪同
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极寒里
这碗乡愁的温度
才显得如此珍贵
如此入骨
我与小寒对坐
一口口饮下
这来自岁月深处的暖意
窗外霜花满地
而心头
已是一场大雪纷飞的归期

想念故乡的雪花

城市的霓虹太亮
照不出冬天的轮廓
这里的天气预报
总说着精确的气温数字
却量不出
我心底渴望的那份寒冷
我开始想念
故乡的雪花
那不是从天气预报里落下的
而是从记忆的深处
从老屋斑驳的屋檐下
纷纷扬扬地飘来
故乡的雪,是有声音的
落在柳梢上是沙沙的低语
落在窗纸上轻轻的叩门
那是童年的呼噜声
是柴火在灶膛里,噼啪作响的伴奏
是母亲喊我回家吃饭时
隔着风雪传来的悠长回音
此刻我站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
手里握着一杯温热的咖啡
掌心的温度
却怎么也融化不了心头的凉意
我看见那雪花了
它们不像城市里的雪
沾染着尘埃落地即化
故乡的雪又厚又软
像祖母弹过的旧棉絮
一层层铺满了回家的路
哪怕走再远
一脚踏下去
那深深浅浅的脚印
依然能带回泥土的腥香
想念故乡的雪花
其实是在想念
那个在雪地里跑丢了的自己
和那个
永远为我留着灯火的
温暖的冬夜

情暖雪乡

当北纬四十四度的风
把最后一片落叶吹远
这里便成了童话停泊的彼岸
雪不是匆匆过客
而是归乡的孩子
层层叠叠把老屋拥成
一个个奶油般甜蜜的梦
走进雪乡

就像是走进了一盏不灭的灯
红灯笼高高挂起
在凛冽的寒风中
烫热了旅人冰冷的眉眼
那抹中国红
是皑皑白雪里跳动的心脏
照亮了关于冬天的所有想象
不必担心路途的遥远与严寒
推开那扇厚重的木门
世界便瞬间换了人间
热气腾腾的铁锅炖
咕嘟咕嘟煮满了山野的鲜香
大花布土炕头
这一刻没有陌生人
只有围炉而坐的家人
窗玻璃上
霜花正细细描绘着岁月的纹理
屋里,酒杯碰撞出真诚的脆响
那是东北汉子最质朴的热情
一杯下肚便暖透了四肢百骸
把外面的风雪,统统挡在心门之外
是谁在雪地里奔跑
是谁笑得像个孩子
在这片纯净的白色里
烦恼被悄悄掩埋
只留下脚印深深,写下关于相遇的诗行
夜深了雪乡静静睡去
月光与雪色交相辉映
但那份暖并未熄灭
它化作游子梦里最柔软的棉被
守候着
每一个关于春天和归来的期许
情暖雪乡不是炉火有多旺
而是人心
比那千尺积雪,更深沉,更绵长

雪韵

这是一场无声的演奏
指挥家是冬夜里凛冽的风
没有激昂的鼓点,只有轻盈的触碰
亿万朵洁白的花
纷纷扬扬在天空中
练习着关于寂静的发音
雪的韵脚不在平仄
而在那份不染纤尘的白
它给山川披上了银色的哈达
给枯枝挂上了晶莹的流苏
让原本粗糙的世界
瞬间有了水墨画的晕染和婉约
你看那落在瓦片上的

暮色中,那一片流云(组诗)

马福海

是历史的深沉
压弯了岁月的屋檐
那落在梅蕊上的
是季节的羞涩
红白相间惊艳了时光的眉眼
走在雪地上
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那是大地在低吟浅唱
每一步,都押着纯洁的韵
身后留下的两行脚印
是写给大地的
最朴素的短句
天地之间,万物静默
在这场盛大的留白里
喧嚣退场,尘埃落定
雪韵不只是一阵风景
更是一种心境
让灵魂在洁白中
回归清澈,归于宁静